駢體文鈔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厚集其陣鬱怒奮勢成此奇觀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與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

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
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
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
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
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
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
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
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
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
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
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
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
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

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

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
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
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
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
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戰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
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
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
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
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
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
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

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

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强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

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

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
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
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
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畧考其行
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
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
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
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
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

末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會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容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王生與蓋寬饒書

西京文多宛轉隱曲此獨切直盡意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

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鄭朋奏記蕭望之

亦從戰國策出有變丈為尺之勢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

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檢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鉛鍔奉萬分之一

馮敬通奏記鄧禹

此篇文自西京而轉後漢之關也此何有壯氣後乃益靡耳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與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見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于南夷緣邊破于北狄遠

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于外百僚之臣貪殘于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蠭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騎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眾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尾之軍靁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

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則帝復興而大將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擾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强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預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于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

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自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于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嘗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

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兼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飡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形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

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臧子源報陳琳書

隔闊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禍心踈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

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
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
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
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
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
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
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
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
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則僕抗季札之志不
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
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
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
何罪復見所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

許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覇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
除蔡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
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
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
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
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籙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
金城之固驅士卒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
補乏以悦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
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
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
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
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
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

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王仲宣爲劉荆州與袁譚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允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胷膂絕爲異身

初聞此問偷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讐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覇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强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亢其根本而能全軀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入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絶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雜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義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懲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

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
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
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
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令整教士馬
瞻望鵠立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離絶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
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
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
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
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
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
寵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

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搆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兼繇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繇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

遐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
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己
分我盡與君戮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
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
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
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
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
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回情然智
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
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
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
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
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

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五臣作似爲）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狄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鄒陽斥逐張元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非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

備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會爲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以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來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

復虞引譬類崇飾浮詞苟以夸大爲名更傷忠告之實今
麤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
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絶
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
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
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
卽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
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
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
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
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
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埸列郡大
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

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愼貢其楛矢曠世不羇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遷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發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

瀕而徘徊危國苟延日月此猶魏武侯𨚫指山河以自强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謂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强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刻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蹙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

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薛敬文與諸葛恪書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奸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

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詠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置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伏文表與阮籍書

幽巽忝肆似出鴻寶其劌句鑿字亦江鮑所祖

義自蓋闕建功立勳者必以聖賢爲本樂眞養性者必以榮名爲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超名則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圖例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駑良舉足向路摠趨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寶貴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撤是使薄於實而爭名者或因飾虛以自矜慎於禮而莫持者或因傾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闕闔晻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俗

以見其不羈之趣又有滑稽之士探於其間浮沈不一際畔抑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噱觀嵩崇劉道濟世邪則將吹其噓以露其實值其鬪耶則將矜其貌以疑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刖不如入檢而必令驟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盡其情如舊然重牆難極管窺幽窅槪容相額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元而經綸之氣有矮缺矣或謂吾子智不出凡器無隈奧而陶變以眩流俗善子者欲斤斷以拒樸惡子者欲抽鍵以驚空虛每承此聲未嘗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爲吾子廣推奧異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子狗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爲顯夫名利者揔人之綱集僞之門也出此有爲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順守

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厚
於俗則當浩然恣意惟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行已無立
德之身報門無蒭業之容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肴室無
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爲奇縱體爲逸執此不回既以
悖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故使至寶虛在子身疑於國
寶爲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之任王道難覓無縱逸之
流若無其分則爲身害教賊怨布天下以此備之殆恐攻
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滂湲
又或拊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恂張動與世乖抗風立候
蔑若無人儻獨奇變逍遥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
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精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
善其持神以守滿就其懷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怨
時也就其持滿必趣於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

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玄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激口饒道淵術詠歎術若純儒然闢闔之節不制於禮動靜之度不觸於俗凡有諮詠善之則教慈於父兄惡之則言醜於儲敵未有慈其教而不脩其事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廁讀書誦之可悼深怪道者之衍其彖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敘外放思太元其大言與旨殆自謂能迴天維舉地絡觀持世之極抱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為勞役而不能終身以常論謂財為穢累而不能割贈以見譏由是觀之其鬱怨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遁怠惰於人檢故排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尚皆奇才異器命世踰越徙以時昏俗亂寶沈幽夜而性放蕩不一萎致國賓之責庶其不然而況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麟驥若脩天雲可據動則不

能龍攄虎超同機伊霍靜則不能珠潛璧匿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謂無施之馬骨體辟羨懿牽縮不隨者哉且烈士之志也遇世險巇則憂在將命値世太淸則憤於匿穎欲其世平而有騁足之塲時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與隆皇猷淸敞台府之門剖石索寶以吳蜀二虜巢窟未破長轡之士所當奮力可謂器與運會不卜而行今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世思能横出何能不因大師藉敵之釁陳孫子廟勝之策使烽燧不起於四鄙羽檄不施於中夏定勳立事撫國寧民而飽食安臥艱懸室罄力牽於役財彫於賦養生之具亂於細民為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知病其事則經緯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為其難則鍼石之功淺矣今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穎脫之勢剪跡

減充則無凹皓岳立之高豐家富屋則無陶朱貨殖之利延年益壽則無松喬蟬蛻之變總論吾子所歸義無所出然衆論異擾僉稱大異疑大鬱氣之下必有祕伏重奧之內必有積寶雖無顏氏之妙思覩恍惚之迹雖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寸穎於肝膈而不揚之於淸觀任賢智於骨氣而不播之於高聽且明智之爲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挹酌而爲損含佇而增益也張儀之志激於見拘季路曉悟滯在猜嫌是以不嫌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聲響發若乃羣能獨踊無以應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不達於談者所謂挾藏爽以守要際閉虛門以示不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語妙於其子此蓋智術之幽摠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稱之器

葬以踢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遊在世表則將爲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釋染筆附伸諮所求悟庶足存弟子之一。冊伏羲白

阮嗣宗答伏羲書

騷遊似東方生。晉人敘情之篇多此類而每苦濶漫

今但取遒警者

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逈羽不能尋其顛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剡無毛分所能論哉且元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從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文暫夫所不能瞻璵玉所不能解也然則宏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飄變神化者非局氣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與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殊異鬻厭𣸈

雲漢以舞翼鳩鴳悅蓬林以翱翔蝴浮八濱以濯鱗鼈娛
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
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網方開
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准則騰
精抗志邈世高超蕩清淑於元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
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恍從容與道化同逍遙
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
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
盈總元綱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
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
聞器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求可怪也觀吾子之趣欲銜傾
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御造天之禮僥僭寸之檢勞王躬以
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慍河漢之無根其陋

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畧之懸踰信大道之宏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北連殄償力喻不多阮籍白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强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呂仲悌與嵇茂齊書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

舉觴悽戀慨以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適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臬之內懼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啄滿渠叵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弦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劒今將植橘柚於元朔帶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遲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

遐征太陽哉曬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
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
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踴哀物悼
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
躡雲梯横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
泰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
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
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
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
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
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
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
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

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篤璞沈繁華流蕩君子非欽蹈書叟然知復何云

劉越石答盧諶書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撿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立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繇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

後知鵬鵩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騄驥倚輈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已勗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周義利報羊希書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覩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卿不知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擬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彖輔以姬呂之賢

故赫然發怒將以向奴纛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邀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譏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宗身不絓王臣之籙名不厠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邱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使而出値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顛左右枝於向北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驍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頹海之鬐望鼓鰓於暨鱗之肆墜風之羽覬振翮於軒翥之間其不能俱陪泳水並負青天可無待

於明見若乃開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抑俗之能亦不可
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
是天下才否庇皆兄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
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樂危
桂築秋芝浮霜剪松沉雪傍肌濡髓寶氣愛蒐非但土石
侯卿府鴟梁錦寶廼芬意沃后覡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
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行主德而
批民患進貞白而蚘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揚金出而烹
勍寇使車軌一風甸道其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
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屢粉而出望旂
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翕肩言天下之
道德聽日扼腕陳縱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覽迮
則反而還閒居遁官交遊頓罷揭禁遺髮爽塗銷譽呼喻

以補其氣繕嘲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孝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蒸既滿方壯長者之幟殼價是諸自絕世豪之顧靡生狀惟皆積階乃又臍中山木時萃月深池上海草旋榮日蔓匚室開軒左孝行陳書十餘席開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接殺拭微謦方校石時復陳局露酌奠爵星晚曬然不覺是幾卹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圃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能俟封勒之罪當墩觀那鄲聯詩伊鄰傍雕燕隴邪履遊衛覘我別之軫迹邪他賢之憂大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施固物奸交加或微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滅揚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豈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邅迴便謂

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鄉相求事也若廣者何用俟爲予廼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抽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者足下可謂冠貫日月籍蹬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塹芴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町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識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才之士此廼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修戈徘徊左右衞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職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黙黙窺窺而坐謝于有心取書誚意

張廷得與何書令王儉書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與瑯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閒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紛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書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彰纓天闕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皐徉狂隴畔者實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迴於斯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敻舉轗軻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渥池之

上汎溢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况何識
焉若夫鸞巖聳日壯海逢天疎石崩聳分危落仞桂蘭綺
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
伯休亦以茲長往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
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
然千里路阻山川移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暑舉諸
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
生功横海望入朝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
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
念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
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
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作林端而菴藹東都不足奇南山
豈為貴况崑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

事王侯覓知已造時人騁游說遂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晨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沆為狂沆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攄心腑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遺夢交沆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復阻書罷莫因儻遇傲者寄聲數事

邱希範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

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喋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伸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氊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

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養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元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

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

愧斫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屨之人望蠻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文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晤思子建一共商搉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王僧孺與何炯書

亦是詞勝然無不副意之詞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

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謡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悲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深溫承聽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鐘肇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袪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横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饑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皁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畧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

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
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載景
鐘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
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翩躚樽俎之
前委曲同之鐵綫繫碎譬之米鹽敦致顯榮何能至到加
性疎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簷屑先
意承台是以三葉靡遊不與運非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
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衛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
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
勁厲龍豹之謀及其投刻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
一見而降顏色再翻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
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風逢筍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
帳仰文陛備盼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

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駭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途遙力躓傾覆必然顛匐可俟竟以禍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危兄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懍懍思得應弦饗縣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舂漸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吳詬憐其觳觫加肉朽齒布葉枯株假薪止火不得銷燗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

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狗物外無犇走之友內乏強
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媟褻及一朝消棄以快怨者
之心吁可悲矣盍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
音雍門所以和其悲由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
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
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
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釋事妻子舉手謝賓遊
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
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
爲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食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
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擠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
道德唯吳鴻之遇夏馥范彧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
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

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俱淚下

陸韓卿與沈約書

齊梁每有清辯之文而多累於庸冗錄此可識其凡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元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

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開設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元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

綫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徐孝穆與王僧辯書

孝穆文驚彩奇譎搖筆波涌生氣遠出有不煩繩削而自合之意書記是其所長他未能稱也

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凶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

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
地坼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與暴皇年檮杌窮奇
流災亡國玉璽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
之衆校彼兵荒無間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
非去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
建武栖栖何其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啄之臣
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晝苞金鉉神表玉璜麗袞
欽才平階佇德圖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
斯在去歲兇徒不騁言次巴邱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
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俱翦
樓船萬軸還縈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
浮雲行電邁彭波東滙谷靜山空扼鵲尾而據王畿登牛
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或刳腸

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豻狠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林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勳蹄高密重以秦宮既獲爵殿猶存閶綠草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鄠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壢斯滿臈脂藏脯遊騎擊鐘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止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勋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縮壐將兵府勃之扶强漢壞蝕之比黃鵠轅鮒之御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多幸叨遭皇華鄉國同危公私焦迫邪形之切長亂心胸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覺犯幽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屠

弱語痛奈何無狀奈何悵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栢栽松悠
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奈
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源門
講盜恆懷廢寢之憂當轅輿觀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涎
崩騰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濕青饘飽誰經心眼
程糜不繼原渠何資膽望風雲朝夕鳴咽困乃遊魂已游
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冰魚之不絕似蟄燕之
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亳興殷備好徵
兵彌留星琯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
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仗歸旌而永慟
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為班荊之位昔人
遠齊處晉時降徵求士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甯於遼左
追王朗於浙東並物譽時賢鄉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

祈斯豈庸賤之儔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爲過悞珪璋特達遁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帥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難得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頓伏苫廬徒延光晷夫以啁噍鷰雀躑躅嗚號含識懷情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哽咽公履忠宏孝冠冕縉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嶽行櫟仲月王政無塞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憔悼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漢北之靈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

徐孝穆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

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
剝鍾儀末朝倚翊驅僕公私覆灑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
與浦之新綜盜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閒
之乎昔分鼇命鳳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
角鴨梟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圻山川長波含五嶽我
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策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
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
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
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
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勘定艱
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蔣期月為都姚帝遷河周
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脊茫茫風牛南偃吾
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

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遙憶溢城峰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湓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綺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山之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

識則供無期之久客漸可仰矣且遽斷俯首愚者不爲運
斧全身膚流所鑿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貫盜明
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
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
之勢轉裝獨宿非勞費攘之儀徵騎陶行寧望輜軿之禮
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
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
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
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
社稷衛難乘輿四冢磔蚩尤千刀剸王莽安所謂俛首頓
膝歸奉冠纓佩弭腰鞬爲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
人狙詐遂駭猨心顛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
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葅筋醢骨抽

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
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邱
墟蓁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
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寃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
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鬷蔑吾雖不
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公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
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
徒邪如日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
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
筴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
同羣身寄江皐家留河朔眷眷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
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並若雲霄英俊訏謨
非惟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

預覊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揺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靳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亭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喩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旝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愆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喩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況吾等

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詎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圃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畧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鄭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縶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

泰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驅安車而誘梁客其外齊膚販舌
分路揚鑣無非無華如兄如弟遨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
巡省請辯無鬪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娬媚曹屈
許以虛廉矜轡歲到於勾吳冠蓋年馳於虜買貝客嘲殊
險貿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曉有前
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
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
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會無墜替吾奉遣温
凊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籞御王舫詐持瞻
望鄉閭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
其相感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
乎欽承有道聆駕前王郎吏明經鵷鷺知禮巡方省化咸
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

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期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齰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寒暄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

頤之說樂令君淸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
謬來旨必通分請仄釘甘從斧鑕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
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
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
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

徐孝穆爲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往復數書此最文質相宣當于事理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往此月十四日告敕覽未周
良深慨息昔長平建策猶聞蝕昴之徵疎勒效忠時致飛
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猶迷所執斯故
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宗有霸圖侯服于周
常懼盈滿豈望身居黃屋手御綵綸揖讓而對三靈端委
而朝百辟詢諸圍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

齊仁信之道闡于至誠睦隣之懷由于孝德遂蒙殊獎歸
嗣本朝拜首陳辭敦誘彌廣既而仇讎未殄方患大國之
威宗祏阽危尤仰視仁之德俛俛恩寄號覗惟深而勅諭
分明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皆
許見還自水黃河屢奉然諾至于夏藩衝要控㴱上流且
命彌兵爲我臨據若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並用還梁皆
如前旨以孤頓經忝竊屢守淮肥門生故吏遍于江右凡
諸部曲並使招携投赴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
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
之斯寔不世之隆恩寧日衞常之恒禮明公固天所授宏
濟本朝由阜同功營邱等烈若夫伊尹庖廚殷宰霍光階
闥小臣諸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
業校彼勳勞書契以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爲難

苟息之忠良以甚慰但聞先朝乘玉鏡之符御金輪之寶
普薩之化行于十方仁壽之功沾于萬國兒人侯景遂殄
邦家何況于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若非虛言淮陽在面
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關中
醜虜窃非肓頓之絳齊國强兵便是軒轅之陣西南當扼
喉之勢東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侵華夷俱駭而沖人數
歲復于方隆德未感于黎蒸威不加于將帥斯籌快快非
少主臣安有祿祿因人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勢何如
於天監時何若于大同兼與國之隆恩當滔天之猛寇匡
救之德翻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相曉臥薪待火方此弗
危繫草從風儔之非切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見引軺
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外相內相終
當相屈正當携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齊纓直拜闕寢梁

人望里俱登赤馬之舟齊師臨江仍轉蒼鷹之旆分黏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虜便濟江表何則西淳夏首已據咽喉東進彭波次指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督柝聞郗方之尚遠湖桑對瞰匹此爲途水陸爭前龍虎交至則揚都蕩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無關梁國豈不追憇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隣之意東門黃犬聞以長悲南陽白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日大勳誠我宗祊何所逃竄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爲仁至彼更具往還想不遠而復無貽祇悔也炎讀有在方興祀夏之功明監如違使等過殷之歎存亡社稷一在于公臨紙崩號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頓首

陳霸先答貞陽侯書

頗有詞嚴義正之致勝于僧辨答書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佈
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
日望雲元首爵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
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時屬陵夷
賊臣侯景内釁中國掘剪公室鞭撻寓縣三光掩曜四海
分崩嗣后大孝發衷志清國憂戢齊車以誓衆壘喪裳而
鞠旅遥授兵略沿泝電邁不乖朝而戮封豕纔信宿而翦
奔鯨雖天未絶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滅崤函卽
都渚宮將議進取而穹昊不惠頻降愍凶秦氏虎狼肆其
虐暴主上幽辱鑾輿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社稷須主
天下難曠晉安殿下地惟密戚親寔愛子弱表猶齊幼而
岐嶷羣公卿士岳牧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宗祧王太
尉秉德居宗實爲元輔僕以不敏預參末將今朝野寧晏

方鎮協和戮力華夷同獎王室焦竭股肱蕩滌讎釁殿下
夙標令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興地惟邢蔣昔因多故託身
大國今蒙發敕已次壽春戴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
制非爲之主冢宰匡翊宗侯長君雖則永學頗聞前載成
王踐祚會未壯年昭帝君臨實惟藐孺若以國家多故思
濟艱難仰惟尊戚莫不屬望分陝之寄側聽高旨如使不
渝視遐便議崇極上相居中自袪奏報昔仲子舍孫檀弓
有作趙求外主穆嬴以啼前事不忘可爲故實蕃維末鎮
敢用多陳遠降誨函惟深嘆佩陳某頓首頓首

徐孝穆報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目懸河陽途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
與金鳳而俱飛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言敘
循環巧製欣慰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晚白溝兔兔春流

已清紫陌依依長楊稍合體中氣如常無鄉思弟三泰世
肯六輔莫家文武兼能志漢高遠谷永之筆無慚古人蓋
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
悲切聖明欽明纂歷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
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揚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
則輸賝玉府屈膝闕門川酋洞豪強梁濵海神兵一指率
土咸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於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
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竿負鼎驰步登龍
穴邸闔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才寔可
傷嗟吾崦嵫既暮容鬢皤然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
昔其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
館於鎮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氷歸雁銜蘆多經寒
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翫求書彌其承脥夫以擁旒之

不得免因於不才觳觫之牛自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未
友護生惟數吾賢不同蘧瑗耳若推溝拯溺每切皇衷遥
閔戰鱗見僂機檻所以降咫尺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
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言辭雅告所及縲囚使
訪鴻臚寺無淹使閒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維同
惡燕翕整鬬冀馬臨江裁櫛雲羅自投天網京觀之築宜
彰武功周覿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霆寵
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無異荀罃之禮方之
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閣
庭奏歌鐘座延僑肹賓客之敘方於阼階田獵之禽同於
君聽正以鄉閣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況復
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迴豈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
尉此鼎彝高厚之詩一何非類關絲縣樂之況三戰七擒

之言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彼〻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束岱不奢擊壤之年惟欣堯俗若耶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不棄忝亞宗卿非得侵官天屢但當令芃芃在詠濟濟盈朝才冠卿雲智同荀郭文辭寄於江海高論薄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內弟來欵言至欲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哉若使良有猶希贍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飛鵠之信執筆潸然不知何向後半多訛缺

尹義尚與徐僕射書

義尚白漳濱江涘邈若天涯去雁歸鴻雲飛雖寄瞻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寢寐德音仰烟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淡后之軍草零恒嚴寧假公

超之術霜飄虎踞距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清江之棧脊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當匪泰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竟尚望國窮魂縈憂積炭難其求碩豈曰生年日者謬忝後車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秦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妙絕之詞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臨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膽茹辛備同艱險每蘋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毳毛漣淪墜灑漳濱之水遐融摩霄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沈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遁城晉失楚材直亡其寶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羈寓於仙嶺每占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華知有熊之建國賓堯仕舜猶

是八才將武經文方傳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
末之長離蘇李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
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覿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
桱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遍
賜諭及輶軒既以後命義尚未被裒矜竊以晉楚釋囚共
成親好今乃拘彼來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投分猶須坦
蕩況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康樂猶恐不習禁兵
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强霸之功七縱七
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耳徐元直西蜀之謀
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
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
或猜豈名脣齒是以隔河分歎君子知其不終衷甲尋盟
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辨綱之氣

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榮歸此之南冠何辭不
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隣義尚何罪不任辛
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承閑之便希
得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躬遘影實仰含宏
之澤裁箋遡洄罔知所逝

朱瑒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
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
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
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藩伯之任爾
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
天厭梁德尚思匡救雖繼包胥之念終遘萇宏之眚洎王
業光啟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旅臣之

歎猶餧客鄉之禮感兹知己志在捐軀至使身没九原頭
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平生之志原野暴體全彼人
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立頁可愴焉瑒早
遘末僚預參下席荷公之吐握感君之知遇是用沾衣拭
袂痛可識之顏迴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溥厚明
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
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左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
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元彼境還瑩窀穸庶孤墳旣築或飛
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民近故舊王維等已蒙
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瑩域
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前例不使壽
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士昧死陳
祈伏待刑憲